

試探羅馬帝國時期的社會經濟概況

劉增泉

前言

羅馬在特哈郎 (Trajan) 時期的帝國疆域已經到達了頂峰狀態，因此也提供了帝國百姓更廣闊的經濟活動空間。經過九個世紀不斷的東征西討，羅馬終於控制了意大利及地中海沿岸各國。這裡我們討論的重點不是放在羅馬的歷史，而是從地理的角度來探討羅馬社會的經濟情況。

一、歷史背景

傳說中的羅馬城是在西元前753年由羅沐錄斯 (ROMULUS) 所建立的 (註1)，最初只有幾個牧人在那裡牧羊，之後，又有沙賓人 (Sabins) 入侵並且定居下來。在艾圖斯克 (Etrusques) 國王的統治下，羅馬逐漸成為一個具有規模的城市。西元前509年，艾圖斯克離開這個城市。隨後羅馬就向亞拉賓 (Albains) 和沙賓 (Sabins) 地區繼續擴張，並且征服位於山區的其他民族部落，從而就控制了整個拉丁地區(註2)。

西元前405年到395年，愛頓斯克 (Etrusque) 城邦佔領了維意爾 (veie) (註3) 地區，進而控制台伯河谷地的通道，並且越過阿廉・羅馬諾 (Ager.Romanus) 的邊界。迄至西元前385年至295年之間，羅馬人又深入到康北寧 (Companie) 和阿普里艾 (Apulie) 地區，成為意大利中部

註釋：

註1 A. PIGANIOL. *La Lonyete romain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1974. P.84

註2 TITE-LIVE, *Histoire romaine*, Traduction nouvelle etablie et annotee par Gerard Walter, Bibliotheyue de la Pleiade,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68, I, 29,30, 36-37, 38.

註3 *Op.cit.* V 19-20 21

2 西洋史集刊第三期

的強權國家。隨後又轉向南部擴張，打敗阿匹安（Epine）國王皮洪（Pyrrhus）後控制西西里海峽（detroit de sicile）一直延伸到亞諾（Arno）的意大利全境。不久，羅馬人又向海上發展，征服許多地區。（註4）在羅馬與迦太基（Carthage）的布匿戰爭中，帝國的疆域又進一步的擴張。第一次布匿戰爭（公元前264-241）持續了將近23年，意大利人慢慢的侵入西西里（註5）這場與迦太基之間的戰爭發生在西西里島及其附近海上，並遠至非洲的特瑞在安（tyrrheniennes）流域。（註6）在西西里島西部的大捷，也使得羅馬人佔領了阿格里朗特（Agriquente）城。

西元前260至255年之間，羅馬人用達漢庭（Tarentins）羅克西恩（Locriens）和拿波里添（Napolitains）的戰船組成一支強大的艦隊（註7）。西元前260年，他們第一次在姆蘭艾（mylae）贏得的海戰勝利（註8）。西元前241年則於黑幹特（Equates）諸島嶼贏得第二次勝利。

經過這場戰爭，羅馬人獲得敘哈庫斯（Syracuse）地區以外的西西里島上之全部領土，並在那裡建立其第一個行省。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布匿戰爭之間，羅馬人成了撒丁尼（Sardaigne）和科西嘉（La Corse）的主人。他們於西元前224年戰勝坦斯班達（Transpadans）的高盧人之後，羅馬勢力更擴張到勒埔（Le Po）。迄至西元前229年，整個意大利已為羅馬人所控制。

第二次布匿戰爭（218-201）持續了17年，有時也被人稱作漢尼拔戰爭（guerre d'annibal）。戰爭開始時羅馬軍隊遭遇這位迦太基將軍的痛擊，漢尼拔一度佔領了西班牙的沙共特（Sagonte），但羅馬軍隊旋於意大利和西西里島奪回主動權，征服了地中海西岸地區。羅馬執政官布留可留西匹安（Publius Lornelius Scipions）在征服西班牙之後，又揮軍攻佔迦太基本上的迦太慕一挪娃（Carthago-Nova）城。

西匹安隨後在非洲追擊漢尼拔。羅馬軍隊和布匿的軍隊於西元前20

註4 TITE-LIVE, *op.cit* (Sommairs des Livres VI-XX) LXVI

註5 A. PIGANIOL, OP., cit P.216

註6 C. Nico Let, *Rome et la Conquete du Ronde medite-rraneen*, T.2. *Genese d'un empir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once (Nouvelle Clio, Paris), 1978 1ere editions, chap, II-P.603

註7 C.Nicolet, OP. cit., P.610

註8 A. PIGANIOL, OP. cit., p.217

2年在拉曼(zama) 展開決戰……人們把結束這場戰爭的榮耀歸功於這位25歲的年輕人。並在其名之後綴以非洲字樣，以紀念他戰勝漢尼拔和迦太基人的輝煌勝利(註10)。歐洲史學家格里曼 (P.Grimal) 稱謂：無論他人的功勳，西西安都才是羅馬帝國的締造者，凱撒的先驅(註11)。

當發生第三次布匿戰爭 (149-146) 時羅馬有意要徹底消滅其宿敵迦太基，此乃最後一場毀滅性的戰爭，也可說是一場血腥的大屠殺(註12)。因為西西安艾米良 (Scipion Emilian) 在西元前146年春天徹底毀滅了迦太基城。於是昔日的迦太基領土成為阿郎布泊里庫(Ager Publicus)，羅馬帝國在非洲的一個省遂以一條河與努米底亞人(numide) 的王國為界。

在伊利埃 (Illyrie) 海岸的海盜活動促使羅馬必需控制這個地區(註13)。在第二次布匿戰爭期間，希臘人試圖重新奪回原屬他們的馬其頓(Macedoniens) 地區。但羅馬卻擊退他們的進犯。西元前172年，希臘與馬其頓聯合對抗羅馬，然而卻在皮特拿 (Pydna) 為羅馬軍隊所擊敗。羅馬在戰勝 (最後一位馬其頓王) 菲利比王五世 (Philippe) 之子培瑟 (perse) 之後，將希臘作其藩屬，使馬其頓變成他們的一個省份(註14)。

在亞塞(Achaie) 地區，則反對史巴特 (Sparte) 的起事被羅馬軍隊殘酷的鎮壓下去，最後導致哥益尼 (Corinthe) 被屠城的命運。當西賽羅 (Ciceron) 於70年後來到這宗慘案發生的地點時，仍為當時的慘狀所震懾(註15)

控制馬其頓和希臘之後，羅馬的興趣就轉向小亞細亞皮坎王 (Pergame

註9 A. PIGANIOL. OP. cit. P.217

註10 TITE-LIVE, *Histoire romaine*, OP.cit, XXI. 46-47.

註11 P.GRIMAL, *Le Siècle des Scipions, Rome et l'hellenisme au temps des guerres puniques*, Aubier-Montaigne, (Collection historique), Paris, 1975, P.139

註12 C. NICOLET, OP. cit. P.604

註13 A. PIGANIOL, OP. cit. P-227

註14 A. PIGANIOL, OP. cit. P. 324

註15 P. GRIMAL, *Ciceron*, Arthème Fayard, paris, 1986

4 西洋史集刊第三期

)阿塔勒三世，在他死後將其領土贈與羅馬，此即是它成為亞洲省份的由來。

爲支援受到塞圖里庫 (Celto-Ligures) 威脅的馬賽，一支羅馬軍隊在西元前125年越過阿爾卑斯山脈，佔領安德莫 (Enthemont)。此後，羅馬人分別于西元前122年和121年戰勝阿羅保賀人 (Allobroges) 和亞威納人 (Arvernes)，且在阿爾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之間設高盧省以統治這兩個民族(註16)。

西元前89至67年，羅馬和龐特國王 (Pont) 密斯伊達特交戰三次，結果，龐培 (Pompey) 成爲敘利亞的主人。據史書的記載，則當龐培在追逐密斯伊達特 (Mithidate) 時，曾經深入到非常遙遠而陌生的地區(註17)。

羅馬在凱撒時繼續向外擴張，當地侵入萊茵河對岸的日耳曼地區後，又征服了高盧地區和英國(註18)，成爲征服記錄上的第一人(註19)。不僅如此，他還佔領了埃及(註20)。在奧古斯都 (Auguste) 統治時期，埃及曾成爲皇帝私人的領地。

其間，羅馬人得益於與很多外國統治者的接觸，擴大他們對國際政治的影響。又，當其總督們前往外國時，更使各國使節紛紛蒞臨羅馬。此一現象，當是羅馬强大，興盛的表徵。

凱撒將羅馬共和國變成巨大的帝國。羅馬費將近五個世紀的時間征服意大利，不到兩個世紀就建立其在非洲及歐洲亞洲的主權(註21)。

西元前31年，屋大維將羅馬的統治擴展到自大西洋岸邊直至歐法特 (Euphrates)

註16 A. PIGANIOL. *Op. cit.*, p.382

註17 TITE-LIVE, *Histoire romaine* (Sommaires des Livres XXIII- CXLII-L.CI)

註18 SUETONE, *VIEW DES DOUZE CESARS* Cesar TI, LI XXV, Soliete Les Belles Lettres, Paris, 1967.

註19 PLUTARQUE, *LELS Vies des hommes illustres*, Cesar, XXXI. Trad, J, Amiot, Ed, Gallimard (La Pleiade) Paris, 1951.

註20 CESAR, *La Guerre Civile*, III, CX a CXII, Traduction Nouvelle etablie et annotee par Gerard Walter, Paris, Gallimard, 1968, Collection La Plieiaide.

註21 A. GRENIER, *Le genie romain dans la religion, la Pensee et l'art*, paris, Albin Michel, 1969. P. 169

rate) 的整個地中海地區。大洋和遠方的河流是奧古斯都給帝國天然的屏障(註22)，羅馬的人民總算可以隱約地看到一個太平的未來。他將這個太平訊息刻在一個金制盾牌上，並將它傳給他的百姓。就在這個時期羅馬帝國劃空其疆界，羅馬一直成為統治中心(註23)

歷史學家李維 (Tite-Live) 在當時就已感受到羅馬經過一連串的征服和擴張後，其勢力已經愈來愈龐大，羅馬的誕生，帝國的建立，其勢力已僅次於神的力量(註24)

西元前25年，卡巴圖斯(Cappadoce) 變成皇帝的直轄省，姆瑞坦尼 (Muretanie) 和不列塔 (Bretagne) 地區，則分別於西元42年及47年為羅馬所征服(註25)。

替屠斯(Titus)，"人性之愛"(ramour do genre humain)，佔領了耶路撒冷，但接下去幾個朝代的軍事行動卻沒有能將帝國邊界拓展得更遠，此一情形直到特哈郎年代為止。這位第一個坐上皇位的外省人，曾經先後兩次出兵征伐達瑟人 (Daces) 。

羅馬的"大平盛世"(Pax romana) 始於奧古斯都朝，而羅馬帝國在西元117年已發展到顛峰，然至180年，這種太平盛世，至少在邊境地區已只能說是對往日成就的一種回憶。

從一世紀末起，羅馬帝國的征服力量已逐漸衰竭，特哈郎的巴失克 (Parthique) 只是一個孤立事件，其他的出征均未成功。但疆土的擴張使得帝國的重要城市遠離了境外野蠻的民族。由天然及人工設施所組成的防線有效地保衛著帝國的安全。那幾十年是羅馬人安居樂業的年代(註26)，為了治理和開發新的省份，隨著征服的進展同時也還伴隨著人口的遷移，在帝國鼎盛期間，羅馬人可在境內隨處行走，在一個非常寬廣

註22 A. GRENIER, *Le genie romain dans la religion, la Pensee et lart paris*, Albin Michel, 1969, p.129

註23 R. ETIENNE, *Le siecle d Auguste*, Armand Colin, Paris, 1970, P.34 (Collection U)

註24 TITE-LIVE , *Histoire romaine I.4-5.*

註25 SUETONE, *OP. cit.*, *Claude*, VII, L V. XVII.

註26 P. PETIT, *La Paix romaine*, PUF, 1982, 3eme edition (Nouvelle Clio)P. 95.

的空間裡受到堅固的邊防和羅馬法律的保護。帝國西部的人均說拉丁語，東部的居民則操希臘語，在羅馬籍的身分下，對於能講這兩種語言的羅馬遊客來說，實在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大好時機。

二、經濟環境與投資貿易的發展

在奧古斯都時期，舉國上下皆為重整因戰爭而成為廢墟的家園及發展帝國經濟而努力。帝國充滿歷年征戰所獲的戰利品，及大量的西西里勞工。殖民活動也非常活躍。

意大利本土所處統治外省的地位也給意大利帶來經濟上的實力。在外省出售其產品，並用低價購買當地的原料這種優越的經濟條件，共持續了兩個世紀，此乃一個畸形的繁榮期。

每一次的出征，每一次的版圖擴張，都給羅馬帶來新的貿易機會，羅馬人對於農業或礦業財富的貪婪是永遠無法滿足的，根據新建省份的具體情況，外省購買意大利或希臘製造的產品，羅馬也到東方市場承購那些富有異國情調的物貨。經濟增長顯然先于帝國的建立，共和時期領土的擴張和交流改善了羅馬的經濟情況，帝國時期的征服和遼闊的疆土之開發也增進了商業生活的發展(註27)。因此，意大利進入了空前的繁榮期(註28)。汝迪南(Nundinae)，各種市集，各個聖地聚集了大量的人民，各種宗教節日也吸引了許多商人，他們知道在那時可以得到衆多的信徒(註29)。

在那個時期，人們在非洲種植小麥，在西班牙及英國開礦，各類穀物和金屬源源不斷運往宗主國羅馬，而意大利的葡萄酒則找到了新的銷售市場。

在帝國境內，無論陸地或海上的太平環境，對貿易的發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龐培(Pompey)強大的軍事行動大大地減少了沿海活動的風險。以往在近海有許多目的各異的海盜，那些海盜除了真正的匪徒外，還

註27-28 A. AYMARD, T, AUBOYER, Rome et Son Empire, 4e édition, Paris, 1966, P.143, P.304

註29 P. HUVELIN, Essai historique Sur le droit des Marches et des foires, Paris, 1897, P.34

有些政府授意下的搶掠及一些反叛者(註30)。

奧古斯都統治下的羅馬帝國最後制訂了海洋政策…自此以後，各個目標都被十分的確實劃定：防止海盜的死灰復燃，保障自由貿易—羅馬擁有一支強大的海上常備武力，有效的扮演著海上警察的角色(註31)。各個皇帝都在有利可圖的經濟事業上投下大量金錢，主要是為了擴展帝國的公路系統，在二世紀中這個系統已臻於相當完善的地步。與之同時皇帝也還擴充既有的港口並修建新港。

帝國公路系統的發展，對商人而言自然是便利多了，戰略公路被修建以備進一步的征伐，正常貿易隨著新的交通條件而發展起來(註32)。這些公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公路首先被作為國用，以便利軍隊的調動。攜帶輕便行李的旅客，傳遞政府公文的信使絡繹於途，但買賣貴重物品的也常利用陸地運輸(註33)。

更大，更深的港口能夠吞吐運送沉重貨物的船隻，結果更降低了原本就比陸路運輸便宜的海運價格(註34)。

經濟活動並不侷限于帝國境內，在非洲邊境有一種由公路，和零散城堡組成的防衛組織(註35)，在德國萊茵河與第聶伯河間的溝壕，沿溝有城堡和柵欄(註36)。邊境貿易並未因此萎縮，非洲的防衛組織甚至成為

註30 M.BENABOU. *Rome et la police des mers au 1er Siecle avant J.C. la repression de la piraterie cilicienne.* Actes du IIIe Congrès de l'Association pour l'étude des civilisations de la Méditerranée occidentale. Tunis, 1986. p.61-62.

註31 Idem note précédente, P.67.

註32 P.PETIT,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Empire romain, I, Le Haut-Empire*, Editions du Seuil, 1974, Points Histoire, P.229.

註33 A. AYMARD, J. AUBOYER, *Rome et Son Empire*, 4ème édition, Paris, PUF, 1962, P.308.

註34 J. ROUGE, *Recherches Sur l'organisation du Commerce Maritime en Méditerranée Sous l'Empire romain*, Paris S.E.V.P, E.N. 1966. P.371.

註35 P.PETIT, *La paix romaine*, Paris, PUF, 1982, 3ème édition (Nouvelle clio), 1966, P.110.115.

註36 同上

野蠻人國家之經商者出發的基地：由於有軍隊的保護，這些商人可以發展他們的大宗貿易。

進口的廉價商品使得港口附近從事小規模生產業者變得無利可圖。於是用勞工開發大陸的土地。捐客與業主們各佔一半利益，大肆揮霍並購買湧向羅馬的各種各樣的奢侈品。結果，羅馬變成一個極大的消費中心。由於羅馬的消費量不斷增加，為方便將當地貨物運回羅馬，羅馬的商人們便常到已被征服的地區。相反地，負有商業使命的各個被征服省份的代表則來到意大利(註37)，不過這種環境卻未能在地中海沿岸擴大拉丁語的使用範圍，帝國的東部始終仍以使用希臘語為主。

在此情形之下，一些羅馬商人甚至來到與邊防緊鄰的邊界外，即使在日耳曼民族所居住之也有羅馬商人活動其間。自由經商與厚利，使得這些商人直接到商品的產地去找尋羅馬所需要的的商品。

在帝國內部，人們的興趣追求也發生了變化。從事耕種的農民仍為發展是經濟所必需的基礎，但他們不再像以前那樣依戀土地，他們常常透過其它途徑享受奢侈生活。尤其是在第二世紀，經濟發展帶來了幾種職業性組織，例如商人、手工業者、運輸業者。在意大利，合作形式的出現成為這個期間的特點，在非洲和其他省份，則這種現象還不十分明顯。

在帝國時期，貨幣是政府控制的一種政治手段，為讓其使用者接受，這貨幣本身必需有支付價值，並已被用于日常交換之中，及遠途支付，這些金融活動促進了羅馬的商業發展(註38)。

羅馬的貨幣在當時已成為一種通用貨幣，大大便利了貨物的流通。在西元前12年，羅馬元老院一直在鑄造金、銀、銅幣，但此後，鑄幣卻由皇帝直接控制，即使是銅幣也不例外。西元前15年，皇帝在里昂建立一座工廠鑄造金銀幣。但在東方，如，敘利亞及其他亞洲城市，則仍然鑄造只供當地流通的貨幣。

在奧古斯都期，皇帝發放了大量的錢幣，加上西班牙金礦、銀礦的

註37 P. PETIT, *Le premier Siècle de notre ère*, 2eme édition paris, Armand Colin, 1968(Collection Uz), P.17

註38 C.NICOLET, *Rome et la conquête du monde Méditerranéen*, TI, *Les Structures de l'Italie romaine*, PP.164-165.

收入，市面上流通著大量貨幣(註39)。在海關的控制下，商品交換更加頻繁。各種形式的貨幣使貨幣交換商居於重要地位。大筆買賣則需要國營或私營的銀行業服務。

今日考古學家在昔日帝國境內外找到的錢幣，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古代商業及遊客交通狀況等十分珍貴資料和證據。

三、後期帝國的經濟環境與貿易

後期羅馬帝國的經濟生活之特徵是逐漸凋敝。人民愈窮，帝國的經濟生活就愈原始化。商業的式微，不僅肇因於海盜和蠻族的入侵，也由於社會的動亂而失去消費者。最好的顧客雖是城市資產階級，但他們的人數和購買力卻都也不斷的減少。農民生活在極度貧困的境況下，幾乎完全回歸純"家庭經濟"，每一家都生產自己所需要的東西。剩下的唯一消費者為官吏，兵士和大地主，而他們一切生活所需或由國家供給或由自己的田莊供給。因此，最先衰落的商業部門也就是最重要的部門，即一省之內或行省與行省之間所進行的基本必需品的貿易，其情況亦復如此。(註40)

當時，地方上的零售商雖仍勉強維持著，但奢侈品的生意則反見興隆。雖然如此，商人本身仍然前途黯淡，不受重視，沒有機會發展任何一行大商業的企業關係。只要有一個人嘗試這麼辦，只要他購買船隻或建立了商業關係，他立刻就成為船主或「商人」的行業組織中的一員，立刻必須為國家服役，為國家運貨，而只取少得可憐的報酬，或將他所需要出售之物優先供給國家。因此商人和船主的境狀況並不好，國家採用強迫手段使這些團體的成員固守他們的職業，並用強迫手段收錄新加入的成員，以維持這些團體足夠的人數。和土地所有權一樣，商業和運輸業也都成為一種無法避免的世襲負擔(註41)。

註39 P.PETIT, *Histoire generale de l'Empire romain*, 1 op, cit., PP.55-56.

註40-47 M.ROSTOVTEFF, *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Empire Romain* (Traduit de l'anglais par Odile Deman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Editons Robert Laffont. S.A. paris, 1988, pour la traduction Francaise l'introduction, la chronologie la bibliographie

於是消費者愈來愈少，市場愈來愈狹窄，國家對商人愈來愈苛刻。當時的商人造某些合乎規格的貨品以及為少數富人製造某些奢侈品以外，其他工業均靠國家訂貨來維持。但國家是一個又自私又蠻橫的僱主：它規定價格，而如果我們考慮到官吏們從中所賺的錢，就可以知道這種價格規定之低損害了工匠的利益，(註42)而大工業公司都逐漸絕跡，自屬必然。由於國家需要他們，尤其是為了軍隊、宮廷和官吏的需要，許多工商企業轉為由國營，這些工廠都按埃及和東方的方式管理，有一批固守專業和承受世襲負擔的工人(註43) 前期的帝國並沒有等第。一個活躍聰明的人可以很容易增加自己的財產，從而由農民成為地主，並由此可以躋身於自治市權貴階級之列，具有羅馬公民資格，變成一位騎士，最後成為元老院議員而為貴族階級。

後期的羅馬帝國，一個佃戶不僅無法將其地位提升，就連想要成為一個自由農民或一個城市無產者，也沒有合法晉升之機會(註44)。

從社會觀點來看，既無平等，亦不平均。在後期羅馬帝國，社會不是分為階級，而是分為真正的階級，每一個階級都極不輕易讓外人加入，有些階級因為自身有特權，有些階級則因為負擔沉重，生活困苦以致任何人都不願意加入，致使該階級的成員被迫地世代相承。甚至在共同受國家奴役這方面也沒有平等。(註45)然就從另一方面而言平等是有的，因人都不許有政治上自由，都不再留下自治痕跡，不允許任何人有言論、思想或良心的自由，自從基督教起以後尤其是如此，但是，即使這種受奴役平等也是表面上的，相對的。大地主是皇帝的奴隸，但卻靠他的田庄為生的佃戶農奴的主子。那些有資格當選為市議政員和官長的人是行政當局的奴隸，並被行政當局當作奴隸看待，但是，他們卻又是自己田庄上的佃戶的主子。不僅如此，而且就他們分配和征收賦稅以及監督強迫勞役而言，他們又是城市和城市轄區內的居民之主子。由於這樣，人們就把他們當作主子來仇恨，他們這種主子自身卻不自由，又不能保護自己的奴隸而只會欺騙自己的奴隸。無怪乎這些奴隸情願付出任何代價，情願犧牲自己所留下的一點點金錢和一點點自由來乞求元老院議員、官吏和軍人的保護。城市裡的勞動階級對於各種行業組織的成員、店東、船主和工廠主，所處的關係也是這樣。而船主、店東、工廠主等人事實上與其說是業主，不如說更像是為國家利益而對自己的企業進

行監督的低級職員，他們本身受著各部門的官吏和各個軍事單位的畏官的奴役驅遣。最後，我們來看各級官吏和腩人，他們儘管操縱千百萬人生殺予奪之權，但卻要服從於一種奴隸性的鐵的紀律，而且實際上成為彼此相互的奴隸，大家都受奴役。因為這個時代顯著的特徵，但既然有不同的階級，被奴役者的明暗面各有不同，自無平等之可言(註46)

三世紀的社會革命摧毀了過去羅馬的社會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基礎，而不可能產生任何正面的成績。它固歷史悠久的古典文明和城市自治為基礎上，繁榮，組織了完善的國家且在廢墟上建立一個以普遍的愚昧無知，以強迫橫暴，以奴役作踐，以欺詐行賄為基礎的國家。四世紀時的皇帝則可以採取別的道路，可以不必建成一個像後期羅馬帝國這樣的奴隸國家，而建成一個免于前期帝國的錯誤，卻又不把革命期間的野蠻措施奉為準繩的國家，然而，他們卻建立了上述那樣的一個國家，我們是否有理譴責他們故意按照自己的心願選擇了這條道路呢？(註47)如果在現在提出這個問題，是沒有意義的。四世紀時的皇帝是在橫暴強迫的氣氛中成長起來的，他們從來沒有見過其他的現象，從來沒有遇到過其他任何方法。他們所受的教育是有限的，他們只受過軍事方面的訓練。他們對自己的職責很認真，他們受著衷心熱愛國家情感的鼓舞。他們的目的是挽救羅馬帝國，他們達到了這個目的。他們好心好意地使用他們所熟悉的橫暴強迫的手段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從來沒有問過：拯救羅馬帝國是為了把它變成一個容納幾千萬人的大監獄，如此做會是否值得？

結論

在社會演變的第一個階段，大地主和商人階級統治宣告結束，而在經濟方面，作為共和國晚期特徵並阻礙經濟發展的資本主義方式也相應地被摧毀了。帝國貴族大批破產，他們的財富大量集中到帝國手中，與此同時，以商業，工業和科學化的農業為基礎的希腊化城市資本主義在奧古斯都所恢復的和平安寧的太平氣象中重新發展起來。這種資本主義形態的代表人物是城市資產階級，這個階級的人數及其在社會上與政治上的重要性都在逐步增加。帝國的都會化運動即是這個發展過程中的

主要因素，同時也是它最明顯的表現。其結果是使工商業和農業都得到顯著的發展，而城市所積累的資本不斷增加，給整個帝國城市生活的繁華帶來新的刺激。

然而經過一場持續數十年的社會性慘酷內戰之後，整個局面非常類似西元前一世紀的內戰結束時的情況。包括大部分軍人在內的人民都感到厭倦而渴望和平與秩序。國民中各個大集團的好戰情緒已經過去了，每一個人都這樣想，只要能保證生命安全和有可能恢復日常工作，用不著成天提心吊膽害怕發生新的局勢變化，新的兵荒馬亂，那麼，任何條件他都願意欣然接受或俯首順從了。